

编者按

87年前，战火纷飞的时代，有一群高校的师生，带着学生，举家迁徙，从北方到西南，建立了一所只存在了不足9年的大学。这里却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元勋、170多位两院院士，被称为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它是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组成的“西南联大”。

不过，关于“西南联大”的前身——长沙临时大学的历史，却鲜为人知，长期以来，对这段历史的系统研究都是空白。

近日，《弦歌不辍——长沙临时大学纪实》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图文并茂地展示了长沙临时大学这段珍贵的史实，阐释了长沙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历史贡献，彰显了长沙这座抗日文化名城的历史地位。



长沙临时大学主校区——湖南圣经学校。

(资料图片)

书香湖南
湘版好书
——湖南省全民阅读活动办公室主办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别离。绝徽移戟植干盾，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州，还燕碣。”这首雄壮有力、激昂悲壮的战歌，唱出了西南联大的“刚毅坚卓”，也唱出了长沙临大的坚毅顽强。

(一) 一张移动的课桌搬到了长沙

早在1935年，随着日本侵略的日益加剧，北京的局势日益危急。清华大学未雨绸缪，筹划将学校转移至湖南长沙，并用原拟修建文法学院大楼的经费购得岳麓山下左家垅临江的一片土地，着手在长沙建立研究所。这年冬，清华大学又秘密南运几列图书、仪器等到湖北汉口暂时保存，以便随时运往长沙新址。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平津沦陷，南开大学最先遭到日机轰炸，校园已成焦土，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先后被日军占领，硝烟弥漫的北方已容不下一张安静的课桌。

如何保住高校命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联合众多教育界、文化界人士提议将一些高校迁往内地办学。

9月10日，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发出第16696号令，“为使抗敌期中战区内优良师资不至无处效力，各校学生不至失学，并为非常时期训练各种专门人才以应国家需要起见”，正式宣布在长沙和西安两地设立临时大学。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组成长沙临时大学；由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天津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所为基干，设立西北临时大学。

随即，平津高校师生开始了中国历史上最为悲壮的大撤退。

(二) 三校奏响“八音合奏”弦歌

1937年8月底，梅贻琦最早抵达长沙，着手成立清华办事处。随后，1600多名师生经过长途跋涉陆续到校注册。

根据联合办学的实际，长沙临时大学的校务由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组成常务委员会共同主持。全校设文、理、工、法商4个学院计17个学系，实行独具特色的“教授治校”教授会主席制度。

长沙临时大学的筹建，兼顾了当年战火下教学设置的临时性与实用性，充分利用了湖南当地的资源。由于之前清华大学所建立的校舍未完工，学校的校址最终租用位于长沙韭菜园的湖南圣经学校。圣经学校是当时全长沙最讲究的建筑，其主体是一座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四层大厦，一楼作学校办公室，二、三、四层作教室，底层作防空避难所，大厦的两侧为三层建筑，供图书馆办公及做教职员宿舍。男女学生则分别住在附近的协操坪49标旧营房和涵德女校。理科、工科学生的实验安排在湘雅医学院和湖南大学进行，文学院则寄住离长沙100多公里的南岳。全体师生在特殊校园里严守纪律，在特别的校舍里教学相长，在艰苦环境中乐观人生。

长沙临时大学的硬件实在软，软件实在硬。当时长沙临时大学在册的学生1500多位，教职工255位，其中任教的专任讲师和教授就达146位。在南岳文学院，学生只有80多位，教授竟有20多位。为了让学生养成多元思想，不同教授可以同时开设同一课程“摆擂台”，同一教授可以同时开设多门课程“亮功夫”。遇上一些热门教授的课，学生们常常上演“抢座位”大战。

三校专业各具特色，北大的文史哲、清华的理科、南开的经济研究各为翘楚。然而，“异不妨同”，三校结通家之好，兼容并蓄，共同奏响“琴瑟和鸣”乐章。

组成长沙临时大学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不仅有优良的学术风尚，更有光荣的革命传统。1937年10月，长沙临时大学党支部成立，很快就吸收了一批积极分子入党。当时，长沙市总共只有地下党员50多人，其中长沙临时大学的党员就占了一半多。他们高举抗日救亡的猎猎旗帜，积极参与组织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积极领导进步学生进行抗日宣传，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动员和组织大批知识



书中内页。

青年奔赴延安，成为长沙抗战时期文教系统成立最早、战斗力最强的党支部。

(三) 开启教育史上最伟大长征

1937年底，日益加剧的日机轰炸声，打破了长沙临时大学的安宁。长沙临时大学三位校长果断决定：“一定要将学生撤到敌机不能飞达的内地。”经多方遴选，云南昆明成为首选。

1938年2月19日，长沙临时大学举行誓师大会，兵分三路，从长沙辗转西迁昆明。

第一条为香港越南路线，从长沙乘火车，经广州、香港乘海轮到越南海防市，再坐火车到昆明。第二条为广西越南路线，由长沙坐包廛的长途汽车，经广西南宁、镇南关到达越南，改乘火车经河内、老街抵达云南蒙自。第三条为湘黔滇旅行团。这是最艰苦的迁移路线。330多人从长沙韭菜园出发，途经湖南常德、沅陵、新晃、贵州镇远、贵阳、镇宁，云南曲靖。一路上，师生们广泛宣传抗日，进行社会调查，收集民歌，勘探地理，践行着“迁移之举本身即是教育”的宗旨。历时68天，跋涉3500余里，4月28日，湘黔滇旅行团最终到达昆明，完成中国教育史上最伟大长征。

(四) 薪火相传 弦歌不辍

从1937年8月组建至1938年4月正式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的历史只有短暂的9个月，正式上课时间不足一个完整的学期。然而，特殊时期凸显特殊使命、特殊贡献、特殊地位。

长沙临时大学以三校“通家之好”，扬“异不妨同”“兼容并包”的教育之风，为西南联合大学“一联到底”铺就来源路径，为西南联合大学“刚毅坚卓”校训储能蓄势；长沙临时大学广大师生拳拳爱国之心、热切爱国之举，为长沙这座抗日文化名城增添了热度，为伟大的抗战精神注入了活力。

烽火中华弦歌在。长沙临时大学的历史意义非同小可，历史贡献不可小觑，必须把西南联大在长沙这段历史进行深入研究。

2022年9月，长沙市委党史研究室开始“西南联大与长沙”课题研究工作，目前，作为“西南联大与长沙”课题研究成果，《弦歌不辍——长沙临时大学纪实》付梓出版。该书立足于文献史料，辅之以人物轶事，着笔于教育传承，放眼于救亡图存，较集中总结了长沙临时大学这段珍贵史实，阐释了长沙这座抗日文化名城的历史地位，呈现了长沙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历史贡献。

从长沙临时大学到西南联合大学，循着历史的车辙，我们感悟到一批批爱国师生凭借“学者之风骨”，挺起“国家之脊梁”，彰显了伟大的抗战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教育要同国家之命运、民族之前途紧密联系起来。”在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化一流大学的进行曲中，我们依旧能听到长沙临时大学铿锵的回音。

(作者系中共长沙市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读有所得

水声蛙鸣里的乡愁

罗并乡

多年前我评论过陈爱民的散文诗集《聆听水声》(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如今再读，又一次欣喜地捕捉到了江南的春雨，夕阳西下牧笛横吹的稚童，夜晚水声蛙鸣里忽闪的萤火虫……透过文字里跳跃的意象，我感受到了他内心深处念念不忘的乡愁。

乡愁是萦绕心头纯净的回忆

陈爱民的散文诗往往以自然景物和乡村生活为描写对象，通过对这些细节的细腻描绘，展现大自然的美丽和乡村生活的朴素之美。在他的笔下，家乡的河流依然是纯净的，在劳动的照耀下酿成了诗意的酒，故乡仍旧是他“在一颗露珠上寐着一个小小的梦”，乡土的气息仍然有声有色地在他的生活中弥散，挥也挥不去。

在作者笔下，霜在秋夜里“啜噬”、阳光下的田野通过形象的比喻和描绘变得生动起来。人们最熟悉的萝卜和辣椒等蔬菜，他也会用散文优美简洁的文字表达，如“辣椒花开得比苔花大些，但不张扬；花好看，五瓣或六瓣绽放，小小的娟秀，小小的可喜”(《菜蔬欢畅》)。在他眼中“一株野菊朗读小令/这情景，没有野心，没有锐利/都是在一种很轻的眺望里发生的”(《田野蓄满翅膀》)。家乡的田野是一种永恒而纯净的风景，永远地定格在作家的脑中，任何平常的事物都成为他赞美的对象，在《萝卜帖》中，他情不自禁地写道：“久居闹市，一想起萝卜，或者在菜市场一看到萝卜，心里边就软软的、爽爽的，眼前，就扯出了故乡一幕幕的劳作、一幕幕的炊烟，还有一幕幕的青翠和明亮。”情深意

切跃然纸上。

乡愁是挥之不去的精神家园

每一个人都有精神的家园，尤其是从农村走向城市的农家子弟。陈爱民笔底浓浓的乡愁是绚丽多姿的，既可实指人类休养生息的家园，又可以是滋养灵魂之所。他可以在那里静听天籁的月光，听草木虫鱼的音乐，当他在城里厌倦了灯红酒绿，推开自己紧闭的心灵之窗，“月色就来了，沿着田埂，沿着回忆的河床。在浅香的草垛，在碧绿的菜地，在迷离的房舍周围，在醇醇的民谣和谣曲之中，月色一如轻盈的梦，那般恬静而又明亮”。《老屋》中的故乡已远去，田野未荒芜，作者的灵魂一一掠过老屋旁“咀嚼朴实的劳动，吐出粮食中最纯粹的语言”的石磨，演绎着山村的野史的水车、老井和少女的风景。散文诗《少女与红裙子》，写阳台上静立如钟的少女，“以一种暗示的姿态姗姗逼近”作者的灵感，少女“蹦跳的身影丰富了整个原野”，这正是令读者眼睛为之一亮、诗意盎然的景观。我们不难想象，家乡的乡愁如果没有袅袅婷婷的江南少女，少了瞬间穿透男人们宽阔胸怀的明眸，世界将会何等黯然失色。

时过多年之后，散文诗集《聆听水声》依然是散发着乡土清香的上乘之作。家乡的水土长期的滋润，使陈爱民的文学清丽婉转，真挚动人，才会有他那样“生命的张力随洁净的灵魂在飞翔。流水无涯，这月夜的水声，注定让我们一生享用”(《亲近山村》)的深刻感受。

在白夜梦想中疗愈自我

教鹤然

儿童文学作家诺亚的长篇新作《白夜梦想家》是一个倒序的童话，看似古灵精怪、天马行空的想象背后隐藏着现实世界的蛛丝马迹，其中的草蛇灰线需要读者耐心拼凑。作品扉页上的“献给父亲”和第十一章结尾主人公从北极星手中接过的本那日记上“献给我亲爱的女儿”形成了跨越时空的互文，只有读完末章“北极星”中“父亲”与“女儿”共同完成的日记，读者们才能复盘一个失去父爱、饱受病痛折磨的少女寻找精神自我的艰难过程。

在黄昏到黎明之间，小女孩“乐安”在麻醉剂的催化作用中，一边倒数一边沉沉地进入梦乡。在现实生活的自我认知里，女孩的亲情、友情、学业、健康都不甚完满，只是一个不被重视、没有存在感的普通女孩；而在白日梦境的想象空间中，她以独一无二的“梦想家”身份，带着“北极星”“豚鼠”“海獭”三个“徒弟”，骑着“白龙马”自行车，浩浩荡荡地“重走西游”。

父亲把自己小时候最喜欢的故事《西游记》讲给女儿“乐安”听，齐天大圣是女儿眼中惩恶扬善、保护世人的超级英雄，她希望自己能成为故事里的唐僧，“这样，他(齐天大圣)就是属于我一个人的大英雄了”。这充满孩子气的、霸道的喜欢，背后暗含着女儿失去父亲以后的情感需要，是想被偏爱、被呵护、被照顾的脆弱与疼痛。

“世界上根本没有齐天大圣，一切都是骗人的。”在动手术的前夜，小小的“我”被巨大的恐惧、害怕和担忧所裹挟，甚至开始怀疑很多东西都是不存在的，只是大人编造出来哄骗孩子的手段。这时，有个声音安慰女孩：“你要相信，他才会存在。”“相信才会存在”，是支撑童话主体故事的关键。

童话是由想象力编织而成的奇幻世界，每个组成世界的部分都可能是违背常理的、荒诞的、反逻辑的，就像刘易斯·卡罗尔的前十一回中，处处充满这样的设定：“北极星”可以和“梦想家”一起乘公交车，皮皮虾船长用红绳驾驶着贝壳船，龙王海马的三个太子分别是花园鳗、海兔和球藻，蓝色的电车长着一对猫耳朵，师徒四人在猫猫神像前变成四只形态各异的猫……就在读者不断为作者的想象之奇绝之离经叛道而惊叹不已的时候，作者借“北极星”之口对“梦想家”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也许世界本来就是你想像的更奇怪，更有趣呀。”一切疑惑仿佛在此刻迎刃而解。追求准确的答案、寻找合理的解释是成人理性思维的习惯，但在小孩子们细腻感性的心中，未必事事需要有意义，未必处处需要有心解。

在幻想的梦境中，“梦想家”每每经历的“劫难”是要为他人实现梦想，这是我很欣赏的一处设定。“大师兄”北极星对应着早逝的父亲，它的梦想是陪在“梦想家”身边，直到抵达北极。“二师兄”豚鼠的梦想是要找到一亿颗漂亮的石头，因为这样做，自己外出旅行的父亲就会回来。豚鼠写给父亲的信可以



与“乐安”写给父亲的信互为参照，信件是感人至深的自我剖白，倾诉的对象都是不能再重逢的亲人。“梦想家”通过豚鼠的描述，发现其所谓的父亲是一只仓鼠，寿命只有两三年，她选择告诉豚鼠真相，并引导、安慰、鼓励它放下悲伤，接受事实，勇敢地面向未来。为了寻找父亲说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那颗石头”，豚鼠决定和“梦想家”一行一起前往北极，这是女孩“乐安”在潜意识中进行自我疗愈、自我疗愈的具象表现——虽然难过流泪，但还是要好好吃饭，好好生活。

“北极兔”是一个看似多余、聒噪甚至有些情感泛滥的角色，但它的存在尤为重要，它与“梦想家”的对话探讨的是人生的“幸福”与“不幸”。“北极兔”认为，世界上没有真正幸福的动物。但“梦想家”则希望世界上有人是真正幸福的，这是女孩“乐安”内心深处的美好愿景，这种愿景投射在“三师兄”海獭身上。她曾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至于三师兄，虽然它没有什么存在感，就像我一样，但我希望它比谁都幸福。”海獭的爸爸妈妈身体健康、性格开朗，特别支持海獭走出家门历练自己，临行前，亲戚朋友们还准备了很多零食和礼物。这就是“乐安”想象中幸福的生活，简单、朴素，但却是在现实世界中她没能拥有、也再难拥有的奢望。她在梦境里一点点拾起破碎的自己，把那些不完满的经历补全，把那些没实现的愿望补完。

“回去吧，回到你来的地方。”她醒了，她终于醒了！“梦境和现实中两种不同的呼唤声音逐渐重叠，‘北极星’永远留在了那个缀满星星的夜里，‘梦想家’也从幻梦中抽身而出重新回归现实。读到这里，我想，每一位读者或许都会产生恍若失失但又如释重负的复杂情绪。“所失”是甜美幸福的梦像阳光下那肥皂泡般终究要醒，“所解”是“乐安”终于回到健康常乐、一生平安的现实生活中。“人类的消失是从被遗忘开始的，但往往最先忘记一个人的，就是他自己。”这句话或许可以视为全篇的题眼。“遗忘”本出于敏感脆弱的孩子的自我保护，剥离创伤与疼痛记忆以后“重建”的充满爱与美好的童话世界，并不是为了逃避现实，而是为了更好地认识自我。

西南联大的『长沙岁月』

李敏

